

# 研究產業化的美麗與哀愁

胡潔芳\*

全球高校競爭激烈，各式排名將研究表現列為指標之一。學術研究領域差異甚大，以簡單的量化指標（如論文數量、影響係數），作為研究人員或領域之間的比較，被視為一種「形式上客觀」且「便捷」的方式，儘管許多學者指出將西瓜和橘子放在同一量秤上，以輕重較優劣的謬誤，但這種「給我數據」的簡單思維，仍然出現於許多學術社群的討論上。本該重質的學術研究，變成論斤計兩的數字競比。問題是，學術論文的量產真能代表科研的進展嗎？

## 一、論文量產的新興溫床

網路與科技的進展提供學術論文量產的溫床。除了學界已有警覺的掠奪性期刊之外，新興的巨型期刊（Open Access Mega Journal）開啟新的發表管道，單一巨型期刊一年可收錄數千到數萬篇論文，遠超過傳統期刊的容量，接受率多高於 50%（Björk, 2021）。這類期刊大都只審查研究的合理性與倫理，不著重研究的重要性、原創性與突破性。例如，Scientific Reports 就明示審查人“Manuscripts are not assessed based on their perceived importance, significance or impact; the research community makes such judgements after publication。”用產業的話語說，產品的價值與口碑由消費者決定，期刊只是個通路，不負責品管。嶄新的通路打破過去少數出版商的壟斷，讓學術研究可以有更多、更快速的發表管道。隨之而來的隱憂則是學術出版標準降低，資訊爆量，但品質參差不齊。

論文量產的另一現象是審查人難覓。無論是資深或年輕學者，大都接過各式邀約，邀請投稿、擔任審查者、客座主編，還有各種增加能見度的邀約（由研究者付費），學術發表不但要能量產還要能行銷。由於論文數量龐大，加上送出審查的稿件，可能不具學術新意，許多學者不願耗費精神審查。造成有些稿件

\* 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教授

(比例可能不低)最後的審查者並非領域專家，無法充分檢驗文獻脈絡與結果詮釋的合理性，也是稿件接受率高、論文品質參差不齊的原因之一。

除了發表通路的闊達，研究者端拜科技所賜，加速研究成果轉譯成論文的時程。研究者無須進圖書館，就有取用不盡的文獻資料。然而，豐富的資源、簡易的查詢，不代表能成就一篇好論文。研究者須確認、評估、判斷資訊的脈絡，去蕪存菁、抽絲剝繭，形成個人的見解。當資訊量過大，良莠不齊時，如果不願意囫圇吞棗，引用可輕易取得的文章，反而要耗費更多的精力與時間才能篩到研究過程嚴謹的文章，衍生更大的研究壓力。當研究者有量產壓力時，就有可能反其道而行，先有論點再找資料，以節省時間，例如，先有「雙語者有較佳的認知控制」、或「雙語不利高階思考」的結論，再去搜尋支持結論的文獻，而非詳細驗證所搜尋的資訊是否可靠，所對應的情境是否合適，再形成論點。Björk & Catani (2016) 比較巨型和傳統期刊的引用，發現兩者並無明顯差別。這樣的結果有兩種詮釋，一是兩類期刊的論文品質一樣好，都值得引用；一是開放取用的巨型期刊具有引用優勢，而這個優勢又會引來更多的引用。若為前者，則為正向發展；若為後者，則令人擔憂。也許我們可以停下來思考一下，為何研究者回顧文獻只會蜻蜓點水，為何引用時不考慮期刊的信賴度，這不是單純的學術素養問題，更是制度的問題。制度要求量產，量產有接收的渠道，而渠道盡頭所聚積的論文造成後續研究負擔，實非學術發展之福。

此外，生成式 AI 的成熟，讓研究者有了更好的寫作幫手，提升學術文章的語文表達 (Van Dis et al., 2023)。在可預期的未來，研究者無須花太多的精力於文字編修，就可透過 AI 克服語言障礙，將更多的精力投注於研究與思考上，大量縮短研究成果出版的時間。許多出版社已注意到 AI 可能對學術發展的影響，例如 Elsevier 下的人文期刊如 *System*、*Lingua*、*Cognition*、*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*、*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* 等，要求作者揭露 AI 在論文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明示可以接受 AI 協助文字的修改、編輯、潤飾，而非內容上的生成。然而，文字修改與內容生成的界線並非涇渭分明，特別是人類科學的研究，需要相當的論述能力，對於複雜的人文脈絡，需透過縝密的思維，找出清晰的圖像，而非只是以 AI 式的權威口吻陳述研究資料。現今，AI 除了能提升文字表達外，已然成為論文量產的助力，但 AI 能否提升論文的品質仍有待觀察。

簡言之，多元的發表園地，便利取得的資訊，日漸成熟的生成式 AI，快速的研究成果產製與傳播，加上各式制度使得研究發表變得更加急躁。然而，回到研究發表的本質，學術研究不是生產線，為求量能，所產製的大量文章，對

於人類知識的推展並無幫助，更造成後續研究者資訊處理的負擔，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下處理超載的資訊，除了效率降低外，也可能影響學術研究的走向。美麗的數字，徒增後續研究的哀愁。

## 二、重新思考科學研究的本質

產業或許需要質量並重，但研究發表不是產業，也不該產業化，需要「質」與「量」並重嗎？如果學術發表追求立即成效，對於處在知識爆量但「時間貧窮」的臺灣學者來說（藍佩嘉，2023），就容易朝向短、小、淺、薄發展，不願意投入「曠日費時」的研究，並衍生出各種生存策略（如共同掛名、近親引用、快速投稿），看到虛胖的學術產值，卻看不到學術研究的精進。

研究發表原就耗時耗力，從博士論文答辯開始，學術養成就是一連串被挑戰、修正回覆、再被挑戰、再修正回覆的循環。學術研究的可靠性與創新性，都需靠領域專家檢驗。無論我們如何自許為理性的科學家，能夠獨立思考，能夠不帶偏見，都免不了「確認偏誤」，只看到自己想看的，蒐集符合自己想法的文獻與資料，選擇性的詮釋訊息，這種確認偏誤常需領域專家的「批評」。若不是領域專家的審查，反而會強化「確認偏誤」。雖然領域專家的意見有時過於獨斷或者不一致，但所提供的建議常能磨練自己的思考，提供不同的角度詮釋結果，開展新的研究的可能性。經過同儕審查的論文，與原作的差異可達 40%，對於論文品質的提升扮演重要的角色（Bianchi et al., 2022）。

多年的學術生涯，讓我領悟到雖然分析式的、有條理式的思維，能讓我們擺脫直覺式的思考，但也框限了我們的思路。對我而言，學問不是一條連續線，而是一條短短長長的虛線，創意或新見可能來自繞彎路，連結兩個不相關的點。除了邏輯思考外，發散性的思考也很重要。天馬行空的想法，常常瞬間即逝，形諸於文字，才能將之具象化。昨日所寫，今日不知所以然，但也正因為不知所以然，才會看出自己昨日思辨上或寫作上的盲點。日子永遠繁忙，要長時間專心於寫作很是奢求，我習慣於每天去學校之前，不到一小時的時間，看點文章，寫點東西，零碎的時間，散亂的想法，開啟一天忙亂的生活。大腦似乎在不受監控的情況下，仍繼續運作。有時在上課、輔導、訪視、演講不經意的某個瞬間，觸發一些新的領悟或推翻原來的執念。學術研究是一段不斷問問題、不斷質疑自己的歷程，積點成線、連線成面、聚面成體。而這些，都需要時間，若只求量產，等不到論文成體，就將成線、成面的結果發表，企望後續能成體，只怕是緣木求魚。

為導正這種重量輕質的取向，國科會人文處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的審查，不再以著作列表作為審查依據，而是以申請人 10 年內五項代表著作的品質為依據，讓研究成果的評審能重回學術的本質。惟「給我數據」的簡單思維已深入人心，國科會這種重質不重量的評比方式，是否真能翻轉多數學者的想法，仍待後續觀察。

學術研究需要的是時間的沉澱，而非講求速度，鼓勵量產「知識」。「慢教授」是個理想，而這個理想，需要學術社群的自省，更需要制度的配合。

## 參考文獻

- 藍佩嘉 (2023)。〈臺灣學者的「時間貧窮」〉，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24 卷 3 期，頁 66-69。
- Bianchi, F., García-Costa, D., Grimaldo, F., & Squazzoni, F. (2022).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reviewers on manuscript change: A study on a sample of submissions to Royal Society journals (2006–2017). *Journal of Informetrics*, 16(3), 1013-16.
- Björk, B. C. (2021). Publishing speed and acceptance rates of open access megajournals. *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*, 45(2), 270-277.
- Björk, B. C., & Catani, P. (2016). Peer review in megajournal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cholarly journals: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? *Learned Publishing*, 29(1), 9-12.
- Van Dis, E. A., Bollen, J., Zuidema, W., van Rooij, R., & Bockting, C. L. (2023). ChatGPT: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. *Nature*, 614(7947), 224-226.